

世新大學九十五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試試題卷

第 1 頁共計 3 頁

系 所 組 別	考 試 科 目
資訊傳播學系	國文

考生請於答案卷內作答

* 不必抄題，標明題號即可。

1. 筷子智慧，是中華獨特的文化，這兩根小玩意，一旦能熟練操縱，使用起來靈巧無比，難怪西方學者讚揚筷子是古老東方文明代表。請以筷子為題，撰寫約 600 字的小短文。(40%)
2. 國文好，數學才會好，你同意這種說法嗎？請說明你贊成或反對的理由？(15%)
3. 請以你的了解說明資訊傳播學的研究範圍，並討論其可能的出路？(20%)
4. 這是一篇科普文章(全文如附件)請回答下述問題：
 - (1) 請幫此文取個合適的題名(5%)
 - (2) 請由全文摘錄約 100~150 字重點(20%)

附件：

玫瑰要是不叫「玫瑰」，聞起來會一樣香甜嗎？我們的語言會塑模我們的思想嗎？半個世紀前，語言學家沃夫(Benjamin L. Whorf, 1897~1941)主張，「我們依照母語規劃的界限切割自然。」那麼，語言就是束縛思想的緊身衣嘍？

語言學家凱依說，也許在某個程度內，那是實情。凱依現年 69 歲，已自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退休。他回答我的問題，一點都沒有爭辯的意思，而他身穿一件毛茸茸的毛衣，腳上套著一雙毛茸茸的鞋子、蹣跚在桌面上，看來不像個好鬥的傢伙。可是他與先前的同事柏林(Brent Berlin, 現在任教於喬治亞大學)，在過去 35 年內，卻是一場辯論的要角。這場辯論的題目是「沃夫假說」，就是所謂的語言相對論。凱依說道：「我們的研究，有些人認為動搖了語言相對論，但是那個結論只適用於一個非常有限的領域，是顏色。」

在岸邊，一個旱鴨子只能告訴你有艘船來了，水手卻分得出那是大船、小船，還是載貨的平底船。這就是語言相對論，雖然聽起來沒什麼了不得。要是我舉自然現象當例子而不是人工製品，語言相對論就茲事體大

了。沃夫有篇論文，過世後才發表(1956)，就這麼主張。他寫道：「我們能切割自然，組織概念，賦予意義，主要因為我們是同一個語言社群的成員，我們同意以這種方式組織自然，並以語言模式將公約編成典律。」凱依說道，許多流行教科書的作者都誇張了沃夫的論點，拿顏色的名字當做語言相對論的「基石」，於是柏林與凱依採取行動，分析各地語言的顏色名稱。「他們一定認為，沒有客觀界限的語言範疇能決定說話人對顏色的知覺，證明語言決定我們對每一件事物的知覺。」

1960年代初，凱依與柏林分別從田野回來。他們交換心得後，才發現利用顏色名稱的點子。凱依是文化人類學家，在紐約市出生、紐奧良市長大，到大溪地待過15個月。柏林是在奧克拉荷州長大的語言人類學家，到墨西哥南部研究過瑪雅語。「我們發現，我們研究的這兩種語言，所有主要顏色的名稱，都跟英語的一樣，只有一個例外，而不一樣的地方，也完全一樣。」大溪地人與瑪雅人不分藍、綠，都叫做「青」。兩種沒什麼關聯的語言，居然以同樣的方式為顏色命名，似乎表示語言有個共同模式。1960年代中，柏林與凱依都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任教，他們派研究生到舊金山灣區訪問母語不是英語的人，出示各種顏色方塊，請他們說出顏色名稱。他們的目的是，確立「基本顏色名詞」的意義。「基本顏色名詞」無法分解成更簡單的顏色詞，也不能用來指涉特定物品的特徵(如「肉色」)。後來柏林與凱依和其他研究者合作，調查範圍擴大到110種語言。

各語言的顏色詞並不一致。首先，數量不同：英語有11個基本詞，俄語、匈牙利語是12個。可是紐幾內亞的丹尼語只有兩個，一個包括黑、綠、藍與其他「冷」色，另一個包括白、紅、黃等「暖」色。有些語言只有三個顏色詞，幾乎都是指黑-冷、白-光、紅-黃-暖。四個顏色詞的話，通常是從「黑-冷」中分析出藍色來。結果，他們發現表示顏色系統的分類樹，有許多可能的分叉點，有些很少出現。但是，每個語言建構顏色詞的方式，仍受到緊密制約，表示各語言的語意變異，受到統一的原則制約。

1969年，凱依與柏林出版《基本顏色詞彙》，於是學界開始推測，他們發現的模式也許源自一個神經生理的普遍特徵。凱依說，「有人主張，那個模式與高階神經運作過程有關，我也給扯了進去，但是現在我們知道，支持也好，反對也罷，都沒有生理學證據。」因此，凱依是個不可知論者。語言為什麼會以特定方式分類色？不知道。去年過世的柏克萊心理學家德瓦羅(Russel L. De Valois)，在1960年代提出過一個彩色視覺理論，有人因此認為紅、黃、綠、藍四個範疇，是由大腦內的線路設定的。

不過，那個解釋站不住腳，因為科學家發現，眼睛當做「純」色的色彩，其實混有不同頻率的光。例如紅光中若摻一些藍光，我們覺得特別紅豔。換言之，我們無法以生理因素解釋顏色範疇。最近的理論是，顏色辭彙的通相源自大自然彩妝世界的方式，就是說，光波的自然分佈。

可是，凱依認為，人類建構知覺世界的程度，似乎可解釋顏色詞的數量變異。狩獵-採集族群需要的色彩詞彙較少，因為自然物件或自然景觀，顏色很少提供重要的鑑別資訊。在工業社會，色彩資訊的角色重要多了。

凱伊打算研究色彩命名更微妙的面向。他與芝加哥大學心理系副教授瑞吉爾(Terry Regier)合作，想研究不同顏色系統的變異，再將結果與根據心理學模型做出的預測比較。舉例來說，要是一個顏色範疇包括一種或一種以上基本顏色，這筆資訊能不能用來建立該範疇的疆界？在設定了「青」這個範疇的語言佳，「青」的疆界是藍、綠之和呢，還是大於藍小於綠之和？這個研究的目的，是以通用的心理過程解釋一個特定的認知通相-色彩。凱依解釋，雖然人類為色彩命名的結果，不支持語言相對論，我們沒有理由因而判斷其他範疇的命名活動也不支持，例如大小、利鈍、親等，或任何其他言說對象。即使是我們思考顏色其他面向(除了命名外)的方式，也未必不受語言的塑模：「已有大批證據顯示，判斷兩個物體是同色還是異色，視說話人的語言而定。」

凱依接著說：「有兩個關鍵問題，一定得分別討論，一個是，不同的語言會導致不同的思想方式嗎？另一個是，語言之間有多大差異？」他說，第一個問題的答案很可能是，「沒錯」；第二個，「沒多少差異」。

針對這些問題所做的研究，以馬克士普朗克心理語言學研究所的列文森(Stephen C. Levinson)團隊正在進行的最為有趣，這個研究所位於荷蘭的小城鎮奈美根。不同語言以不同的方式描述空間，列文森團隊研究不同描述方式造成的心理後果。許多語言缺乏相當於「左」「右」的主觀詞彙，只有意義接近「北」「南」的詞，指涉絕對方向。說這類語言的人，可能會這樣說：「有隻蒼蠅在你鼻子的北方。」以澳洲依密舍語(Guugu Yimithirr)的說話人為例，要是你拿一枝指向他們左側的箭給他們看，然後請他們畫這枝箭。除非他們畫的時候，看到這支箭仍然指向左側，不然，畫出的箭就不會指向左側。要是他自轉過身子，就會將箭畫成指向右側-原先那支箭的絕對方向。

語言範疇會這樣塑模思想和行為，教人驚訝，而這只是一個例子。凱依結論道，語言相對論者認為語言能塑模思想，他們也許對了。「但是，以

較深層的概念結構而言，世上各種語言的差異，不會大到使說話人的思考方式彼此難有相通之處。」以公元 250 年殉教的羅馬散文家阿非利坎士(Terence Africanus)的話來說，就是：「我是人，凡是人文，無不通曉。」
(全文完)